智能化时代，我们需要怎样的教师

——谈谈教师职业的使命、荣耀与信仰

■万玮

在人的成长经历中，常常会有一部电影、电视剧或者文学作品触动乃至震撼心灵，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经历。于我而言，至今难忘的是2012年那次从美国回上海的航班上，因为旅途漫漫，看了两部影片：一部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卧虎藏龙》；另一部是日本影片《入殓师》，入殓师是一种为死者化妆并放入棺材中的职业，从事这项工作连家人都不会理解，影片情节简单、平淡、朴实，却感人至深。

我作为一名教育者的职业人生，多少是受《入殓师》的启发。在我看来，教育者的职业人生有三个主题词：职业使命、职业荣耀与职业信仰。

有了职业使命感，便有了意义

1991年，梅里雪山突发生一起登山事故，6名中国队员和11名日本队员遇难，这是人类登山史上的第二大山难。这11名日本登山队员，同属京都大学登山队，小林尚礼因为没有参加此次登山而幸免于难。1998年，那次山难中的第一具遗体被人发现，痛失队友的小林尚礼便从那一年开始，决定要找到其余遇难队友的遗体，送他们“回家”。过去的19年中，小林辞去工作，专注于寻找遇难者的心路历程。他一共搜索了30次，找到了16具遗骸，只有一人没有找到，而他至今没有放弃。

小林的事迹为什么让人感动？因为他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从他下决心将这一生的使命确定为一定要寻找到那些遇难队友遗体的那一刻起，他的人生就已经有了光辉。

人生本来没有意义，但是，有了使命感便有了意义。使命感有两种来源，一种是与生俱来的，可以称作“发心”。记得王阳明小时候读私塾曾经问老师，何为天下第一等事？老师不假思索地说，当然是读书做官咯！王阳明却说，不对，应该是读书做圣贤。王阳明的父亲王华是状元，怒斥他满口胡言，不自量力。王阳明最终也成了圣贤，虽然他的父亲和老师都不赞同他的想法，可这想法乃与生俱来，王阳明后来在龙场悟道时说“吾性自足”，可见与他的天生悟性有关。

也许有些人会说，我选择一个职业，从事一项工作，没有那么多的想法，那怎么有使命感？使命感来源的第二种方式，便是顿悟。

最近有一则新闻：印度有一位80多岁老太太，40年来依靠一己之力，把家改为收容所，收养了超过800名孤女。这一行为起源于她8岁的女儿在车祸中死亡，大悲之后，这位印度妇女大悟，把对女儿的爱化作对孤女的关怀和支持，这就有了使命感。其实我们身边这样的例子很多，因为一件偶然的事件而受到刺激，萌发出一个愿望，进而成为一生的追求。

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说，“一个人生命中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他人生途中，即年富力强时，发现自己生活的使命。”身为教师，这个使命感至少可以有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我们自己要不断成长进步，让学生遇见更好的自己。前一阵热播的电视剧《我的前半生》有一句经典台词：两个人在一起，进步快的那个人总会甩掉那个原地踏步的人，因为人的本能都是希望能够更多地探求生活的外延和内涵。这其实不仅适用于家庭，也适用于职场。

第二个层面，承担社会责任，为民族伟大复兴作出贡献。实现“中国梦”，教育者责任重大。我们常常提民族工业，但民族教育却提得少，以至于一些人一说国际教育就觉得“高大上”，而提到本土教育则不然。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为社会为国家奉献一所优质的本土学校。我们的办学要接近乃至达到世界一流水准，而不是以把学生送出国为目标，这样我们的教育人生才没有遗憾，才有价值！

第三个层面，站在一个更大的历史舞台，思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

我们今天正处于信息时代、智能时代、“无人”时代，无人机、无人驾驶、无人仓库、无人工厂、无人超市等已成为现实并加速蔓延。面对高速发展的时代，教育者其实面临同样的困境。许多科学家都在警告人类未来面临的风险。我们的下一代有没有足够的能力克服种族、地域的限制，团结起来面对这些未知的挑战，取决于我们这一代教育者的视野和气魄，勇气与决心。

教育者的职业荣耀：为尊严而教

复旦大学教授王德峰有一次上哲学课时描述了一个场景：一名外科大夫半夜接到电话，说有紧急手术要马上赶往医院。于是他用最快的速度穿好衣服，和家人轻轻道一声别，便离开了家。外科大夫会抱怨吗？不会！因为，那一刻是他职业的荣耀。

一位外科大夫连续20多个小时做手术，疲劳之极，手术完毕，在走廊上一躺就睡着了。此时，他们会后悔选择这个职业吗？我想大部分人不会。

我们今天面临的是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是如此。在同一片蓝天下，有许多教师，拿着微薄的薪酬，承受极大的压力，为自己的尊严而教书；也有少数的教育从业者，一心考虑自己的个人利益，甚至为了逐利而丧失底线。曾经有一位大四的实习生，在实习时因为被恶作剧的学生激怒，一脚踹开教室大门，恶声恶语威胁学生。在被提醒要以身垂范时，他坚决地说，“我以后肯定不会做教师。”

不过，也有另一种类型的教师。我们学校有这样的班主任：在一名学生深夜与家长爆发冲突而打算离家出走，接到家长走投无路的求助电话时，老师毫不犹豫地穿好衣服出门，等到解决问题回家时，天已近黎明。他会抱怨吗？不会。他在描述这件事时满是自豪的神情，那是他职业的荣耀！

相信教育的力量：“天生我材必有用”

这些年来，我越来越相信这个世界除了科学的一面，更有混沌的一面，混沌的世界不像科学的世界，有明确的因果关系。因为在混沌情形下，初始状态就是“因”的一丝未曾觉察的微小变化，会造成结果的天翻地覆。在混沌的世界里，信仰必定千差万别。医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安慰剂效应”，无论医生是有意还是无意，病人吃的药并不包含治疗成分，但只要病人坚信这是有治疗效果的药，最终病情还真的得到缓解。“安慰剂效应”虽不太符合科学原理，但是却广泛存在。有人说信念本身是一种能量；也有人说，相信什么不重要，相信本身才重要。

信仰本身的力量如此强大，教育者需要什么样的信仰？基于学生的未来发展考虑，我们需要这样的信仰：相信教育的力量，相信只要找到合适的路径，每一名学生都能实现他们的自我价值。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天生我材必有用。

今天的教育仍处于一个标准化的时代，然而，“标准人”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二战后，美国空军曾经统计了4000多名飞行员的10个数据，计算平均数，得出一个美军标准飞行员的身材。然而对照这4000多名飞行员，即便每一个平均数指标都设定了一定的上下浮区间，依然没有一个飞行员是全部符合这10个指标的！飞行员的选拔已经基于一定的标准进行了遴选，个体之间的差别依旧如此之大，普通人只会相差更多。科学家还发现，相对身体外在指标，人的大脑之间的差别更大。而每个人的成长展开的基因密码也是迥异，我们的教育者怎能用一个平均数的标准去要求所有的哪怕是同一个年龄段的学生?!

工业化时代已经过去，智能化时代已经来临。当机器被设计得越来越像人的时候，教育应该往何处去？我们的教育怎么能把人训练得跟机器一样呢?！我们不应该用一种方法去教全班30个孩子，而应该和他们一起寻找，发现适合他们自身的30种不同的学习方法。也许我们依然需要标准，但是不应该被标准所困。毕竟，未来的孩子究竟面对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我们谁都无法准确预言。

我相信，我们每一位教员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份职业理想，也许随着时光的流逝已经布满了灰尘，但是在自己独处的时候，一定会想起它原来的样子。当我们一起谈论教师这份职业的使命、荣耀与信仰，也是一起回忆年少时曾经有过的梦，她像是一朵永不凋零的花。

（作者为上海平和双语学校校长）

古代“叛逆少年”如何跨越状元父亲这座高山？

■郦波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王阳明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史留下了重要记录的人。但是，很少有人知道，王阳明的少年时代却并没有让他的状元父亲省心。如果生活在今天，王阳明很可能是很多人心中的“问题少年”“熊孩子”，即便在成年后，他的学术思想也与其父有着天壤之别。但是，这位曾经的“叛逆少年”终成杰出父亲的骄傲。少年王阳明的故事，在家庭教育方面能够带给今天的父母很多启示。

“虎爸”与“熊孩子”之间的较量，绝非今天才有。但家庭教育的原则是：父母必须以身作则。从古至今莫不如是，父母亲的优秀品质、良好习惯，孩子耳濡目染，润物无声，这对孩子是最好的教育。

王阳明的父亲王华是状元，是学问、人品都十分杰出的人物。他不仅聪明，而且品质在当时堪称是一代人的楷模。据说王华小时候曾经在河边看到一个醉汉把装满金子的钱袋子落下了，于是他悄悄地把钱袋子沉进水里，然后悄悄地站在旁边等候失主。结果，等了一天，好不容易把人等回来了，经过仔细辨认，确认是真正的失主后，王华从水里拎出钱袋子交还给了他。失主喜出望外，当即提出要给小王华一锭黄金以示酬谢。王华回答说：一袋金子我都没有要，怎么会收您的一锭金子呢？

王华可贵的不仅在于他品性高洁，更在于他的机智；他懂得“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的道理，就是通过将钱袋沉入水底的动作，将可能发生的见财起意的隐患给彻底杜绝了。

王阳明七八岁的时候，疯狂迷上下象棋，每天不是在下象棋，就是在去下象棋的路上。但是在王华这个当时的儒家正统知识分子看来，下象棋之类的娱乐都是旁门左道。王华没有办法戒掉他的棋瘾，于是趁王阳明熟睡之际，将棋子棋盘都扔到了河里。方法虽然简单粗暴，但是表现了父亲望子成龙的心情。王阳明当然不服，还为此事专门写了一首诗，表达了对象棋的思念，也间接表达了对父亲的不满：

象棋终日乐悠悠，苦被严亲一旦丢。
兵卒坠河皆不救，将军溺水一齐休。
车行千里随波去，象入三川逐浪游。
炮响一声天地震，忽然惊起卧龙愁。

后来好不容易从浙江老家随进京做官的父亲搬到北京城，可是他却不好好读书，而是整天舞枪弄棍，要为实现自己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参军打仗。因此每天就知道排兵布阵，甚至经常逃课，带着一帮小朋友，去玩各种打仗的游戏。可想而知，这样的行为自然又不可避免地受到严父的斥责。还好有爷爷护着，不然不知道小王阳明的下场会有多惨。

所以，父亲与儿子之间的冲突，在中国家庭教育里是个永恒的主题。冲突是必然的。越优秀，就越会发生碰撞。怎样化解父子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做父亲的和做儿子的应该怎么做？这是每个父母和孩子需要去正视、去努力解决的。

有一天，王华刚要出门去上朝，王阳明突然拦住他爹，从袖子里掏出一篇奏疏。王阳明把奏疏呈上说，这是他为皇帝写的《帝国平安策》，请父亲大人代转呈皇帝。

王华心想，你不过是个小孩，国家大事和你有什么关系，竟然还写了一篇《帝国平安策》？但是他没有直接打击儿子，而是拿过来认真看了，然后说，全是老生常谈，没有新意。如果搁在以前，王阳明要跟王华辩论一番，哪想到王阳明一听，立刻躬身施礼说，父亲大人，儿子知道错了，然后立刻把这篇文章拿了回去。王华一看，不错啊，知道自行改过了。又过了两天，王阳明在王华出门前又拿出一篇奏疏，解释说，父亲大人，你上次不说这是老生常谈、毫无新意吗？我回去又修改了，这是升级版，请替我转呈皇帝陛下。

王华耐着性子跟他说，你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你想建功立业，首先要什么？第一，要有政治智慧；第二，要有政治平台。你连平台都没有，连皇帝都见不着。你不参加科举考试，怎么施展你的政治抱负呢？王阳明听后，渐渐开悟了。

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冲突大多来自于青春期特有的逆反与父母希望孩子少走弯路的关心。但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坚强的山，永远是孩子最温暖的港湾。

其实，弯路是每个人成长之路的财富。对于孩子的逆反，父母亲要拿出耐心，寻求沟通的最佳方式。而父亲是孩子成长道路上遇到的第一个权威。等孩子们跨越了父亲那座高山，看到山那边壮美的风景之后，一回头就会发现，那座曾经被他踩在脚下的高山也是那么壮美、那么亲切，甚至是那么温暖。越过父亲这座山，是孩子自我人格独立的第一步。

在中国文化环境里，我们一般都称父亲为家长，具有一种权威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告诉我们，一个男孩只有在精神层面战胜父亲这个权威，他的自我人格才能完全独立。一个男孩要想成为一个男人，就注定要翻越父亲这座高山。王阳明在成人之后，也就是终于翻越了那座叫王华的高山之后，终身都非常敬佩、热爱，甚至崇拜他的这个老爹。

王阳明和宦官作斗争，九死一生，好不容易逃出生天，秘密潜回南京。王华此时在南京做吏部尚书，作为一个有大智慧的父亲，他并没有只让儿子逃得性命就算了，而是劝他要去龙场赴任。正是在父亲这种大智慧的指导之下，王阳明才毅然决然奔赴当时看来绝无生还可能的一条路，去龙场驿赴任了。也就是在那里，王阳明龙场悟道，开辟了中国哲学史上的一座高峰，开启了他作为五百年来一大完人的人生价值之路。

到后来，王阳明一生最大的功业就是平定宁王朱宸濠之乱。陆深在《海日先生行状》中记载说，宁王朱宸濠密谋十年叛乱，王阳明手上没有兵，力量对比悬殊。听到这种危机之状，乡人都纷纷来劝说已经在家隐居的王华，让他赶快离城避难。但这个时候，王华怎么说？“吾儿能弃家杀贼，吾乃独先去以为民望乎？祖宗德泽在天下，必不使残贼覆乱宗国，行见其败也。”意思就是说，我虽然不能上阵杀敌，但至少我的精神要一直和他站在一起。这位伟大的父亲誓死和儿子同生死、共进退的决心，无疑成为王阳明战胜对手的强大精神动力。

王阳明平乱成功后，被朝廷赐封新建伯，族中乡里，人人庆贺。唯独这个时候，父亲又对儿子说：“盛者衰之始，福者祸之基，虽以为荣，复以为惧也。夫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吾老矣，得父子相保于牖下，孰与犯盈满之戒，覆成功而毁令名者邪？”就是劝儿子，这个时候人人都来恭贺你，你却不能沾沾自喜。水满则溢，月盈则亏，你要知道盈守之道。王阳明听完之后，感动得眼泪都掉了下来。

到了王华临终的时候，最能看出父子之间的这种感情。告别的那天，王阳明和他的弟弟们一起围绕在父亲的榻前，王华交代过家事，已经奄奄一息，即将撒手人寰。这个时候刚好朝廷因为王阳明的功绩，又封王华以及他的列祖列宗。“是日，部咨适至，翁闻使者已在门，促先生及诸弟出迎，曰：虽仓遽，乌可以废礼？问已成礼，然后瞑目而逝。”就是说，王华听说了这个消息之后，本来已经不行了，突然间回光返照，交代王阳明说其他都是小事，不可失了朝廷礼仪，不可失了知识分子的气节。王华教导王阳明，我生死事小，你赶快设礼迎接使臣。于是，王阳明把这个礼仪都进行完，王华也硬撑到礼仪结束才溘然长逝。

王阳明这时候悲痛不已，但是虽心中万分悲痛，却“戒家人勿哭，加新冕服拖，绅饬内外，含谥诸具，始举哀，一哭顿绝，病不能胜”。父亲已经逝去，王阳明这时候有巨大的悲痛，但是还要约束家人，为父亲换上朝廷新赐的礼服后，才放声大哭。王阳明只哭了一声就昏了过去，可见父子情深到了什么地步。

王阳明最终送别父亲的表现就证明了他在翻越了父亲这座高山之后，终于成为了他父亲一样的一座高山。这既是超越，也是传承。

（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五百年来王阳明》作者）

懂得“连接思维”，掌握未来学习主动权

■郑钢

当下，教育给予“未来”前所未有、超乎异常的关注，人们纷纷畅想未来的学校和教育模式，希望教育能与时代保持同步。

回想30多年前，那真是信息时代的“刀耕火种阶段”。1983年1月，ARPANet（注：为互联网前身“阿帕网”）和美国防部才正式使用TCP /IP标准，互联网刚刚起步，还远未“飞入寻常百姓家”，只由科研机构和军队使用。而今，我们已经步入移动互联时代，呈现智能化和交互性等特征。无人驾驶汽车开上了马路；家里的门能够识别主人的声音，自动开门……人们对于“未来”，界定越来越困难，理解越来越迷茫。当我们在思考和憧憬未来的时候，“未来”已经潮鸣电掣，绝尘而去，成为“历史”。

然而，冷静分析人类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有一股社会力量在有力推动社会发展，那就是“连接思维”：物与物的连接，人与人的连接，人与物的连接。

在人类茹毛饮血的时代，从来没有大规模的社群联系和迁移，严守方寸之地，拒绝连接和交往，生产力非常落后。之后，人类开始迁移，发明开始出现，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是人类进一步互相连接和密切联系的表征。至今天发展到互联网时代，人类其实从来没有在这样一种互相联系中生活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连接已经融入骨髓经脉、血肉肌理。

人的个体发展也同样如此。一方面，人内部本身具有系统性和连接性，只有人的头脑、精神、心灵和身体的系统发展和互相关联，才能成就一个“健康”的人。所以，当我们逼迫孩子拼命刷题，到处补课时，却忽略了他们成长系统内部的连接和贯通。还有一方面，孩子的成长是从一个“自然人”到“社会人”的过程。缺少与外部世界连接的孩子，常常是脆弱和单薄的。

因此，人的社群交往和与外部世界的连接尤为重要。就像“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今年5月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所说：“我们都从我们的社群中获得意义。无论我们的社群是邻里社区还是运动小组、教堂或音乐团体。他们给我们归属感，我们属于群体的一部分，我们不是一个人；社群给了我们扩大视野的力量。”

教育能应对时代的挑战和变化吗？

10年前，全球市值排名前五的公司分别是埃克森美孚（石油业）、通用电气（制造业）、微软（软件业）、花旗集团（金融业）、美国银行（金融业）；而今，取而代之的是苹果、谷歌、微软、亚马逊、脸书，这五家公司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具有强大的、基于技术、人和物的连接系统。连接系统越强大，越细致、越顺畅，其发展的潜力就越大。

在智能化时代，工作也正在发生本质性的变化。世界经济论坛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认为，到2020年将有510万个职位被高技术替代，主要来自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

传统的工作正在快速地消失，而不为人所知的工作正在汹涌而来。未来工作的共性就是需要深度知识，深度知识不是简单地重复、复制原有的旧知识，而是在知识与知识之间建立联系，创生新的知识。知识连接越紧密，生命力就越强。

管理大师彼得·圣吉前不久提出了关于教育创新的新理念，那就是“万物互联”：学生需要理解世界万事万物的相互关联。在教育过程中经常发现，很多孩子难以记住孤立的某个重要人物或概念定义，却能在生活场景的理解和应用中轻而易举地记住；很多孩子无法熟记长篇累牍的经典名篇，却能在立体化的图文联想、连接中轻车熟路地将其“拿下”。

学习真的必须在教室里发生吗？

很多知识，如果没有发生连接，从单独的视角来看，是没有生命的、枯燥的毫无意义的。即使学生今天花了很多时间去记忆和背诵，过几天常常会忘却。这是浪费生命和时间。对于社会来说，知识的总量并没有增加，而是越来越陈旧，更不要说创生知识。

知识的连接常常是因为人与人连接而产生最大的效益，这就是团队合作的力量，知识的互补性和创造性就在团队合作中应时而生。

因此，一所学校应该与外部世界保持积极的连接才会焕发出勃勃生机。这个外部世界是人类文明和创新的整个世界，是学校保持生机的源泉。创新企业、社区、工作、政府部门、大学、自然世界、博物馆……这些力量会不断滋养孩子的成长，促进学生自我系统与社会系统的连接，激荡共生，良性互动。

目前,美国一种新型学校方兴未艾，那就是博物馆学校（Museum School)。此类学校以博物馆教育与学校课程连接为标志，有效利用博物馆资源，把正式教育和非正式教育结合在一起。有的甚至直接将学校办在博物馆，馆内展示场所就是学生学习的课堂，藏品就是学生的学习资源。比如怀俄明州的大激流公共博物馆学校，就将学校办在博物馆里。这所学校的办学方式也很另类：教师直接将课堂搬到展厅；当学生学习数学中黄金分割点，厅内的古建筑模型就是现成的教具；历史课上，他们从展品中追寻历史的足迹和脉络；每一学期还安排一周时间，学生不用到教室学习，就在博物馆内进行主题探索……

还有如今非常火爆的STEAM课程，也是不同学科间知识连接的学习方式，学生在项目化制作和学习中，从生活世界的现实问题出发，用科学、数学、工程、技术和艺术的知识去动手实践。这样的模式下，学科间的壁垒不再存在，边界变得模糊，不同学科的知识以问题或主题为核心，相互连接、融合、贯通，使得学习不是简单地学习知识，而是创造知识。

在“连接思维”下，教师职业将迎新挑战？

可以说，信息技术的发展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获得、储存、交流和使用信息、知识的方式——这一方式对教师的角色同样提出挑战。有一种观点甚至认为：以后学校将不再存在，教师的职业也将消失。其实，这种观点危言耸听，忽视了智能化、连接化教育的本质和核心。在连接思维的教育方式下，教师的作用变得尤为重要。

当学生与学生坐在一起，连接不会自然而然地产生，需要教师去协调。当跨学科教学时，缺乏人的连接和介入，知识依旧是冷冰冰的。教师的价值是在茫茫的知识海洋中寻找有整合价值的教学内容，具备这样的驾驭能力不仅要有学科知识，还要有跨学科整合能力。教师的专业素养要求远远超越传统意义上的教师素养，当我们强调学生个性化学习的时候，教师的设计显得尤为重要。在连接思维的教育模式中，教师依旧处于中心。

“教育是什么？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这句话，不管处于何种时代，永远都应该被教师奉为圭臬，永远不会过时！

（作者为上海市高东中学副校长）